小事

  背后闹市区的喧嚣已听不真切，但远处红灯区的霓虹又在隐隐闪烁。即便是偶有拉客的来到这附近，也不会带来多少的人气。

, U7 l7 a+ B" c; Z( ^6 s2 P: X5 a

  这欢愉之城是没有停歇的。即便是行将天明，浮躁的气息依旧没有消沉下的意味。但是在这里，还是勉强可以得到休憩的。

  背着褪色的包，避开新近积出的水坑，他拐进隐在角落里的门洞。

2 r, [$ R9 f0 t, e\* ?

  上楼，开门。

  “回来了。”

  被厂子里机油味麻木的嗅觉，在满屋的温暖中渐渐化开。混沌中他闻到了一丝馨香。

  跟以往一样，她穿着睡衣，背对着门，站在灶旁煮着东西。

  他挂起发硬的厂服，揩了一把脸，从背后抱紧，把头埋她进那尚未打理的长发里，瓮声道：“好香。”

  他感到怀里的家伙忽然绷紧，像只受惊的小猫。

2 Z- z( m2 v" N+ m, X: F/ e, {) S

  “……好啦好啦，肯定是糖啦。”她努力扭了扭身子，一边用勺子敲敲烧着的水壶，“明天就是圣诞节…，虽然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也可以沾点仪式感嘛。所以擅自加了些糖，你不会生气了吧……”

' t& s+ z\* v5 s% J# m& \

  他把鼻子从头发里抬出来，正遇上她扭头看自己。他顺势亲了一口。

  “给个kiss就原谅你。”他松开手，闭上眼把脸送上去。

: w# S! ]% y# Y$ C8 [# K- ]6 |

  “才不要，你现在好脏。等你收拾好自己，我下班再给你。”她脸上做出一副嫌弃的样子，轻轻推开他，“不要挡路啦，东西冷掉就不好吃了！”

/ Q- g\* H2 ?- P5 K& E+ O; M

  在桌旁，他一边吃着饭，一边饶有兴味地看着她。

, Y+ B) N1 V& b% o3 s

  “嗯……”她到底还是没忍住，转过头，端起碗挡住他的视线，“不认真吃饭的话，食物会很失落哦？”

: t8 \_) v4 O3 b; B' r

  他笑出声，摇摇头，埋头吃完里的东西。

/ P2 R7 ]% Z/ [0 K

  饭后，照例是由下班的人收拾东西。把换好行装的她送走，他却没急着清洗餐具——有些事不着急，有些东西错过了可就没了。

  他钻进被窝，把手伸进她的那半床，感受着逐渐消散的温度。他把笔尖凑近她的枕头，轻嗅上面的余香。仿佛她仍然躺在那里，正转过身面对着自己微笑。他疲惫地扬起嘴角，抱着她睡着了。

- D. c" t- P' ]$ D2 g& H

  端详着手里这小东西，还是觉得包得挺丑。但时间挺紧，到时候她该生气了。

  将这小东西和不安一齐揣进兜里，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1 V2 u9 Y  n/ n

  绕道去了趟小店，还重新包装了下，晚了些时候。也许会错过共餐，但应该能在她离开前赶上，希望她不会生气吧。他暗自思忖着，不禁又加快了脚步。

  想象着她会责备自己乱花钱而露出的神色，他不由得轻笑一声。

$ d$ @8 G4 R0 @

  那小铁叉虽然有些简陋，但毕竟是他偷偷攒了好久才买下的小东西。趁着圣诞，他打算给她个惊喜，即便是会冒着错过早餐的风险。

0 Z2 x/ x% d1 a( K+ M: K% E\* k

  他轻快地避开门口的水坑，进门洞，上楼，开门。

  “回来了——”

2 \_0 I1 A) \_- v8 Y1 y1 C! D

  有些不对劲。

  家里面冷冷清清的，没有一丝暖意。

  难道她这么生气？他压下不安感，走向灶台。冷的。床铺也是一样。

  他听说过旁边的居住区有绑架的事件发生，但这周围一向挺平和。他一直觉得这些很遥远。该死，就不应该同意她去那么偏的地方工作。他攥紧拳头。

  径直出门，走到隔壁房门口，听到里面隐约有洗碗的声音。

  他深吸口气，敲敲门，里面的声音消失了。

+ L) I" g$ f4 q

  没有回应。

  他加重力度，再次敲响门板。

  还是没有回应。

' B' A% b6 P# Q# @" l/ S

  他的喉咙抽动了一下，像是失去了力量，整个人靠在门旁。他用很轻的声音说道：“拜托了……我的妻子不见了……您有没有听到隔壁有什么异常？……您有没有见过她？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几近于嗫嚅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找隔壁，不知道这到底是说给谁听的。

  里面有些响动，他听见门微微打开的声音。

  他抬起头，看见一双麻木悲伤的眼睛。那才是属于下城区的双眼。它们的主人躲在门缝后的阴影里。

  “抱歉，我什么也没有听见，我自己也无能为力。”房主人平静而沙哑地说着，“她们回不来了……”

  他刚想再问些什么，那屋主就把门关上，再没有什么声响。

  他终于回过神来，也许她工作的店铺有什么信息？

# Z6 L: `6 h# ~" f' ^$ P

  于是他跑下楼，发了疯似地朝那肮脏的街道跑去，在凌晨前的光辉前消失在了阴影里。

: z, I& u; T" f7 @8 @) w

' v& D; R- P2 c4 c( e7 L( |

  过了几天，或许有几个月？他不知道，也懒得去细究。这欢愉之城是不会停歇的，尤其不会为他这样的小渣滓。

  这些日子他浑浑噩噩的，常常怀疑自己为什么还能在这里活着。她擦拭得顶干净的小镜被从墙上取下，收好。他不敢面对自己的质疑，也不敢去面对自己那双下城区的眼睛。

  她在屋里留下的气味也渐渐淡去，他有时候甚至怀疑那些共度的时间到底存在过吗？抑或是自己的幻想？这流水线的工作，吃的流水线上的食物，作为流水线上的零件的生活才是真实的。只有他一直随身带着的包装好的小铁叉似乎说明着，有些东西是真实的。

% x7 g5 s( o/ J" ^+ d& k8 }8 w7 F

  这日，他正在下班的路上。家里没什么挂念，脚步也散漫起来。即便是行将天明，浮躁的气氛仍旧没有消沉下的意味。即便是背后的闹市区的喧哗已听不真切，远处红灯区霓虹也在视野里闪烁。

/ a+ M; I; I+ y4 N

  啪唧。

  他踩进了门口的水坑，整条左腿都湿漉漉的，右脚也沾了些水滴。

" [8 L# b# [9 p

  他已经懒得咒骂，只是愤愤地甩了甩腿，再抬头怒视着前方坑洼的路。

- O\* e5 H/ X  B0 j! o0 \_

  忽然，像是转瞬即逝的火星一样，视野里有东西吸引了他。

: [, r4 p. J! ]# H1 V; f\* S$ m

  有个女性凑向一个邻近的路人，似乎说了什么，然后就被后者粗暴地推开了。

  这附近到常能看到红灯区的人过来拉客，不过都是些打扮粗劣的低级人员。

$ Y6 }# z$ x+ Q2 D( D% \

  他本来对这些家伙毫无兴趣，但是那人隐约的侧脸有些触动心弦般的熟悉。

  他屏住呼吸，几乎是下意识地整理了凌乱的衣服，缓缓地向那人靠去。

9 l1 L. P1 @( X; P

  不会……该不会……

8 ?5 l+ \_, S: |2 U, N

  他在祈祷，却不知道自己在渴求什么。

: `) ?) Y5 Z7 {2 g5 R0 Y9 Z

  那个人发现了他，一扫之前的疲态，兴冲冲地朝他跑过来了。

. H4 A& p& E& n, G# o8 i

  是的！那头发，那脸，那姿态……即便是隔着那拙劣的妆容、糟糕的发型，以及那套粗俗暴露的衣服，他的心脏也似乎停了一拍。

  他张开双臂，僵硬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痴痴又病态的微笑，用强扭成平稳的声音说道：“哈，哈，你回来了？”

  她顿了下，但还是笑着脸迎了过来。

  他抓住那人的双肩，贪婪地看着那人脸上的每一个细节：“最近还好吗？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？嘛，无所谓，我们一起回家吧！那，虽然我现在还是有点脏，但是那个kiss应该给我了吧？……”

0 R\* h7 w$ x) \\* c

  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终于趁着他絮叨的间隙轻声问道：“……呐，客人，您是需要亲吻服务吗？——”

  他意识到了什么，双手松开了她，终于有了神采的眼睛突然失去了高光。他整个人像是失去了控制，几乎就要跪倒在她的面前。

  她吓了一跳，上前扶住他，边焦急地问道：“客人，您没事吧？您住在哪里？需要帮忙送您回去吗？”

6 s2 l5 d  U$ S9 F& x. u

  他忽然暴起，一把抓住她的头发，把她的脸提到眼前，表情扭曲到了望而生畏的程度。

! V$ V. P4 E8 p4 V

  他歇斯底里地咆哮道：“你不是她！你是谁？你怎么还有胆子以这副模样来到这里的？”

  手中的人眼中因痛苦泛着泪光，呻吟道：“客人……客人……请您……”

  他的癫狂因为她脸上那副惹人怜爱的委屈而升腾至极点。

  “啊？你竟然还敢露出这种神态？”他转身，不顾那人的挣扎，自顾自地将那人拖进门洞，上楼，“你不是想知道我住在哪里吗？你自己进来好了！”

5 ]4 g5 H9 ~$ y$ x" E

  像是扔小动物一样，她被摔在那破旧的床上。

& |# l& n8 }" ?' @# W

  他吼道：“你为什么要伪装成她呢？”

\* R. O- ?6 w/ E8 J" i4 ?

  他发泄般地一手抓着她的头发，另一只手撕脱掉那些几近于布条的低劣衣物。

  他把自己那条布满油渍的裤子甩在床上。如果她还在，一定会为此大发雷霆。

  他把她狠狠地压在身下，双手粗暴地握住她的双峰，大声说道：“你喜欢伪装成别人吗？这很好玩吗？”

" D/ m. c' |9 c/ C

  他依稀记得，他和她第一次睡一张床的时候都还只是朋友，只是打着借宿又没有床位的借口睡在一起的。当时他俩甚至都是和衣而睡，一夜无事发生。

2 x\* \& q0 X- B9 }/ [8 i. K

  他鼻头一酸，声音哽在喉咙里。他埋下头，狠狠地吸住她的嘴。

  她的口中一向都有股柑橘的味道。即便是几乎难得补充水果，那种清香也不曾消失。他曾问过原因，但她只是莞尔一笑。

& I5 r8 t/ \_( z$ G( E/ R7 J3 W( f  S+ E

  现在她口中完全没有什么柑橘味，只有一股腥臭。但他已经不在乎了。

  他直起身，双手箍住她的头，挤开她的嘴，把下体塞了进去。当然，以前他从来不敢也确实未曾做过这种事。但现在他只是想要把压抑的情感和冲动发泄给身下的这个家伙。

! C; g. m: X% K8 [, ^% s

  她似乎也逐渐明白了现状，竟然开始配合起来。脑袋开始有节奏地往复，唇齿和舌头开始熟练地配合起来，挑动着他的兄弟。

  他悲哀地发现自己竟然感到了快感。低头看着那披着她外貌的家伙，他竟然哽咽起来，之前如洪流般的讥刺竟也一点都无法表达出来了。

- T5 w5 t9 K6 C9 D( H4 V" I7 {1 ~

  “够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抓住她的头拔了出来，开始了最原始的交媾。

% X! i- [9 @& V, c' [$ [! I" M

  他毫不怜惜地穿插着，机械般做着最为激烈的往复，却也如机械般没有感到一丝欢愉。她紧闭双眼，双手无意识地抓着被单，不像是活物一样地配合着他上下运动。

0 n7 U4 r( K3 B

  愈加猛烈，愈加激荡。摩擦产生的温升终于还是点燃了引信——壮烈的炮响。

  y1 E( B9 V/ r: F; R' S  
: g( n3 n/ N% z

  她蜷缩着裹着被子，看不清表情。他赤裸着身子坐在床沿。

! |6 h1 @& k$ P. D1 D% p: u

  半晌，他恢复了神智，凝视着自己的双手。

  想着自己之前做出的失格之事，他抱头自责。

  他不知道自己之前究竟在想些什么，他只是在为自己所为羞愧。

$ G5 V. Z% W1 d+ N

  良久，她终于轻轻爬起。看着床沿把头埋进膝盖的他，她露出担忧的神色，迟疑地伸出手，轻声说道：“客人……？”

  他起身转头，脸上不再是那种暴躁的神色，而是悲哀，纯粹的悲哀。

  他一把掐住她的脖子，顶在墙上。另一只手摸索着之前丢在床上的裤子，暴躁地扯开之前精心包好的简陋包裹，抓出那把小铁叉，在她害怕的目光中顶在她的脖颈上。

! I" N0 i\* |' }, x9 W

  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伪装成这副样子？”他的声音平稳到没有一丝感情。

  “我，我只是一个皮套人，他们给我这种人皮，让我穿上之后拉客……其它的我不知道，人皮的事情是那边的旅店老板负责……客人我很抱歉！”她指了指红灯区的方向。

; y" c4 T4 q+ I6 c$ r3 C- c# S( Q

  他面无表情，只是将小铁叉加上力：“刚才做了诸多冒犯之事，我才很抱歉。但你们这些渣滓只会祸害更多的人，很抱歉阁下只能交代在这里了。”

  她没有挣扎，只是绝望地闭上眼，一滴眼泪流了下来，在那张被拙劣妆容掩藏的脸上留下一道晶莹。

  她双手伸到自己脑后。他早已感受到，那里有个拉链一样的东西。

  她恳求般地说道：“至少……请客人您允许把这件皮脱下来吧……要是她损坏了，就算是破坏公司财产……我的女儿会被他们抓去赔偿的……”

  他迟疑了。

  想到了什么，他轻声笑起来，“财产？”他松开手，让她和小铁叉一起落在床上，任凭她在一旁捂着脖子咳嗽。“赔偿？”他捂着脸笑起来，泪水从指缝里流出来。

3 h) i5 G; M8 ~' T

  他到底站起来，后头抓起衣服和小铁叉。

  “让阁下受了这么些烂事，很抱歉了。钱都在那个小柜里，钥匙在那副合照的后面。其它有什么看上的自己带走便是，只是记得最后带上门。”他向她说明着，“当然别误会，我可不想发现这皮下藏着个肥大叔，然后让血把这床弄脏了。”

  他回过头，发现窗外太阳已经出来了。

  “很抱歉之前那么暴力。那么，日安。”

  他穿上裤子，披上衣服，径直向门走去。

  “等等！”她忽然叫住他。

  他回过头，看见她遮着胸站在透过窗户的晨曦里，飘扬的发丝透着光。

  “客人您一开始不是说要亲吻服务吗？”

  他愣了一下。也就是这个功夫，她凑上前，在他的唇上轻轻亲了下，然后后退一步，笑着说：“感谢客人您了！”

  他看着站在柑橘色晨光中的她，定下心来。

  他来到街上，远处红灯区的霓虹已经关掉。

- X6 a+ i! X  `4 S" \_! m

  “啧，现在不好好睡一觉，晚上上班可就没精神了。”

5 u$ H5 }; g! K

  他边自嘲着，捏好小铁叉，边向那声色犬马之处进发了。

  这欢愉之城是没有停歇的，白日里只会更加喧嚣。这城里，也从未听闻有人能让片刻的安静，在此降临。只有些小事，让浮躁的气氛，更上一层。